

乙

劇話幕獨

前沿

南京軍區政治部文化部編

魯山整理



1234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故事發生在福建海防前綫。國民黨特務曹元魁伪装我軍某部王助理員到前沿探听軍情，由于我方工作人員的高度警惕性与王助理員的到达，使敌人终于弄巧成拙，束手就縛。

前 沿

〔独幕話剧〕

南京軍区政治部文化部編

魯 山整理

2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78号

中國工商印刷厂印刷 新華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張：17/18 字數：19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77·457

定价(5)0.09元

前 沿

〔独幕话剧〕

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編魯 山整理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九月——我軍炮击金門之后半个月左右。

地点：福建海防前綫，某島前沿。

人物：楊教導員 文 書 王 順 王助理員 曹元魁

布景：前沿陣地，某部一營指揮所。右方，占舞台三分之二的位置，是一座山脚的断面，这里顯現出來的，是一个山洞；洞的左側面臨大海处，是洞的出口。洞內陈設簡單：兩張單人辦公桌，桌旁有椅凳，桌上置有軍用電話机、鬧鐘、水瓶、茶杯及簡單的辦公用具；壁上挂着前綫報及“防禦布置圖”，圖上盖着黃色布帘。在它右边，露出一個套洞的洞口，這套洞是教導員的臥室。

舞台左方——洞外的位置，是起伏的土壟及通向各地的交通溝。左通一連，右通二連及營觀察所，左前方通三連、村庄及伙房。向後望去，是波浪滾滾一望无际的海洋。敵占島嶼——大小金門隱約可見。

幕啓：下午兩三點鐘光景。教導員在洞內，拿着一個文件，就着斜

射的陽光在看。文書在洞口，眺望着海洋。

〔海洋，正响着敌人兵艦的马达声，越来越近——

楊教導員：（自語）曹元魁，这家伙跑到哪里去了呢？

文 書：（急縮回身子）敌人开炮了！

〔紧接着文書的喊声，咣咣咣連續三响，洞內受到震动。

文 書：（轉身到洞口）教導員同志，敌人又朝我們开炮了！

楊教導員：（拍一拍身上的泥灰）又是三連那个方向，（出洞口）敌人的目标就指着三連陣地，真怪！（伸头探望）那是誰？

文 書：（伸头看了看）那是王順，正是他！

楊教導員：赶快叫他進防空洞去，敌人在打炮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乱彈琴。

文 書：（手窩嘴）王——順，注——意——防——炮！

〔炮击还时断时續地繼續着，但逐漸远去，終于平靜下來。

楊教導員：（有所思）全都落在三連陣地上——

文 書：教導員同志，快有三点了吧，你不是要到營長那兒开会去嗎？

楊教導員：（看手表，入洞內）不忙，（自語）看样子，敌人想找机会报复。（頓）可从炮击金門以后，有些同志被勝利冲昏了头腦，（向文書）我的皮包！（变换口音）“金門敌人快要撤退了。”（恢复原來口气）嗨，想得多么簡單！

文 書：(拿來皮包)把文件放進去？

楊教導員：給我！

文 書：王順也有这种思想。

楊教導員：他不僅是这样，还到处乱說乱道，更其成問題，你听他說，好像他什么都懂，其实是什么也不懂。
(頓)看來，你这个团的小組長，对他的帮助也是很差的。

文 書：教導員同志，你不是不知道——

楊教導員：(把皮包遞給文書，并打断他的話)同他打通思想，可得有時間呀！对不对？

文 書：可是我自己的工作……。

楊教導員：(記起)对啦，要你謄寫的預战方案，抄好了沒有？

文 書：沒有。

楊教導員：六點鐘之前能抄好嗎？

文 書：能抄好。

楊教導員：等我開完會回來，連同底稿一起交給我！(起身向外走)不管怎樣，你还是應該抽個時間，找王順談一談。

文 書：是。

楊教導員：(停在洞口)寫錯的廢紙，都要隨手用火燒掉！

(電話鈴响，文書接電話，楊教導員等待着。

文 書：(電話)哪里？……不，我是文書，……在。(向楊教導員)張參謀打來的。

楊教導員：好，我正想找他。（電話）喂，……我就是。……嗯……你現在在三連……嗯，……有点綫索沒有？……你說你說，（看手表）在村子东头，……有一家座西朝东的雜貨店，……老板名叫何振东，……每天黄昏之后，……他常不在家……（不耐煩）我說，張參謀你對我說話，怎么像寫小說似的，兜这么大的圈子。我問你，那个漏網的登陸特务曹元魁，有了綫索沒有？嗯……嗯，……嗯……好吧，我可以同意你。但要叮囑你一句話，我是要你獵狐狸的，不是獵兔子的，你明白嗎？……就这样吧！……喂喂，你叫三連指導員听電話。

王 順：（連蹦帶跳的跑上，進門就嚷）我說的不会錯——（見楊教導員在，急掩口，欲悄悄溜下）

楊教導員：你喳呼什么！（電話）喂，馬指導員嗎？（對王順）待在这里，不要走！（電話）我說，根据今天敌人兵艦、飛機的活動情況，一方面作好防空、防炮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你們同步兵連干部联系一下，要时刻准备着回击敌人。到黄昏时候，要加倍小心，明白嗎？……好。（放下電話）

王 順：教導員同志……

楊教導員：剛才兵艦打炮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一進防炮洞？

王 順：我……我看見別人都跑出來看……

楊教導員：（非常不滿）你是不是革命軍人？

王 順：(立正)教導員，我是革命軍人！

楊教導員：革命軍人，就不應該為了掩飾自己的缺點，扯到別人身上去。

王 順：(低頭不响)

楊教導員：(看手表，急待走)下次注意！

王 順：是，教導員同志，我下次一定注意！

(楊教導員看王順一眼，挾着筆記本，挂上手槍，下。)

文 書：王順——

王 順：(馬上活潑起來，搶先說下去)哎，文書，我說的不會錯嘛，看樣子，金門敵人要是不撤退，咱們又要狠狠地揍它一頓了。

文 書：(皺眉)你——

王 順：我早就說嘛，解放台灣，保險不出年底，再來一次炮击金門，咱們營就搬上金門去住啦，然後末，毛主席下命令，飛機、大炮、兵艦、水陸坦克一齊出動，“七里卡查”干它一個禮拜，還不就台把台灣打下來嗎？

文 書：去你的吧，解放台灣，那有你說的這麼容易！

王 順：怎麼着，憑咱們這個現代化的國防軍，小小台灣島還解放不了？

文 書：沒這麼容易，教導員不是講過，解放台灣，是個長期的鬥爭任務。

王 順：長期，長期，上級總是這麼個說法，反正一個月也

是長期，一个礼拜也是長期，十年八年也是長期！

文 書：誰告訴你这些道理的？

王 順：当然有人告訴过我，人家还是师部的助理員咧，可不是那个胖胖的王助理員，是另一位王助理員，我头回見他，他还說停会兒要上咱們营里來咧！看你还不相信咧。

文 書：（不耐煩了）算啦，我才不信你这一套，等我有時間，再來同你討論好不好？（坐在桌旁去，准备抄寫）

王 順：（跟進一步，小聲地）你还不信？今天拂曉时候，一連这边陣地上，又拖上炮來啦，全都是用拖拉机拖的，炮筒子有这么粗；这个炮，听人說……

文 書：（不能忍耐）哎呀，你說什么呀，全是些沒有根据的話，我求你，不要再來打擾我！

王 順：（沒趣）好，我不說，（連蹦帶跳地奔下）

文 書：（追到洞口）王順，王順！

王 順：（露出半截身子）有！

文 書：你又炮呀炮的，不許你到处去乱講。

王 順：是，可是这些事兒，誰还不知道？（急奔下）

文 書：“誰还不知道，誰还不知道！”就是你什么都知道。

〔電話鈴响，文書接電話。〕

文 書：喂，我是文書，营長在觀察所，請你向那里搖電話吧。（剛放下听筒欲走，急又拿起听筒）喂喂！喂！……（无回声，放下听筒）可不是，我又忘了問他是哪个單

位的。(空襲号音响)又來飛機啦!(抄寫)

[幕后敌机俯冲,扫射声,夾雜着对空射击声;文書不时
的停筆傾听,間或到洞口去望望,頃刻后,声漸息。]

文 書:(繼續抄寫)糟糕,漏了这么一大段。(將廢紙揉成团,
用火燒尽,又繼續抄。解除号音响。)

[王順帶曹元魁由左前方上。曹元魁系机关干部裝束:
挾着皮包,皮帶上挂着裝短槍的皮套,神色自若地。]

王 順: 师部助理員我都認識,就不認識你。

曹元魁: 要是你不說,我也不認識你,咱們是第一次見面
呀!

王 順: (打量曹元魁)你是跟師長一起坐小吉普來的嗎?

曹元魁: (傾神)怎么?師長到你們營部來啦!

王 順: 沒有,我看見師長的小吉普車,开到前面去啦!

曹元魁: 噢!小同志,剛才你說的这个話,可不能随便乱說,
快帶我上你們營部去吧!

王 順: 这不就到了營部。

曹元魁: (閃开一步)營長教導員真的都不在家里嗎?

王 順: 都在觀察所里开会哩。这沒有关系,我們的文書在
里面。

曹元魁: 教導員走了多長時間?

王 順: 才走了不大一会儿。

曹元魁: 他走那条路?我怎么沒碰見他?

王 順: 哪能碰得上,(指左前方)你是从三連这条路走來

的；(指右后方)观察所在这边，根本不是一条线。

曹元魁：噢，对啦，过去观察所那边的部队，不就是二营吗？

王 顺：不，那是我们的二连，过去二连才是二营呢，进里面去吧！

曹元魁：咳，这四通八达的交通沟真够复杂，要不碰上你，我还真摸不着路哩。(边说边进洞)

王 顺：文书同志，师部的助理员来啦。(给曹元魁拿座位)

曹元魁：(边把介绍信给文书)嘿，一到前沿，就感到气氛不同，既艰苦，又朴素。来到这地方，又重新体会到艰苦的战争生活啦。(稍停)这里的斗争，一定是非常尖锐吧？

文 书：(看完信)就是嘛。

王 顺：王助理员，坐吧。

曹元魁：(解开风纪扣，擦汗)这几天，有什么情况？

文 书：没什么，(文书收起介绍信)我给教导员挂个电话。

曹元魁：别忙，别忙。反正我的任务不急，别耽误他的工作。

王 顺：教导员，这几天一直忙着开会。

曹元魁：等他回来，我再和他详细谈一谈工作。

文 书：这么说，你要在这里住几天罗？

王 顺：我给你搞铺去。

曹元魁：(对文书)不一定，要看情况。

文 书：反正今晚是住下啦。

王 顺：就跟我们教导员住在一起吧。(指套洞)别小看咱们

这个土洞子，上级机关来的首长、干部，谁没睡过这里？人家都管它叫“国际饭店”哩。我去搞块铺板来一捆就行。

文 書：好吧，王順，你就負責搞鋪板。（對曹元魁）对不起，你先請坐一回，我還有工作。（繼續抄寫）

曹元魁：請便。（對王順）這不太麻煩啦？

王 順：麻煩什麼。（跑下）

曹元魁：（在室內踱步，打量着四周）“國際飯店”這個地方倒真不壞。（翻看報紙）……“十四號”……報紙到的太遲啦，今天都二十一號啦。

文 書：可不，路途太遠啦。

曹元魁：（走近文書）寫什麼？

文 書：（拿報紙蓋住）对不起。

曹元魁：寫信？（走開）不好意思啦，給愛人寫信是不是？（頓）慰問信上搞的關係吧？工人還是學生？

文 書：（辯解地）王助理員——

曹元魁：我不來看你，我不來看你；這種信照例是不能公開的。

文 書：王助理員，你說到哪兒去啦，人家是在工作啊。

曹元魁：噢，我明白啦，明白啦。

〔拿水瓶倒水，至洞門漱口，回來又倒，瓶已空。〕

曹元魁：（拿起水瓶）上哪兒去打開水？

文 書：伙房不好找，你先放下，待一下叫通訊員去打吧。

曹元魁：不要緊，你指個方向，我自己去打。

文 書：(奪過水瓶)哪能呢，要是你口渴的厲害，我給你去打。(自語)王順跑到哪兒去搞鋪板啦，還不回來。

曹元魁：我自己去！

文 書：不，不，(將桌上整理好，文件鎖入抽屜)我去打，你等一下吧。(下)

曹元魁：這位同志的心眼倒挺細致，有什麼不能叫人看的？不過是“我親愛的”“我最親愛的”這套老調。(拉抽屜未拉开)嘿，還嚴守秘密哩。(掏出支香煙，踱至地圖前，拉开布幔)一〇三，(頓)一〇五，(頓)這是二個新增加的炮陣地，(沉思)鬼知道又增加了什麼樣的炮？(邊看地圖，邊用打火機點煙)

王 順：(背行軍床上)王助理員，你看，我多跑了點路，給你借來了一張行軍床，不壞吧？

曹元魁：(若無其事的拉上布帘)這何必呢？我不是說過嘛，今晚我還不知道該睡到哪裡呢？

王 順：(拿行軍床進內室)到連里去，找不到這樣好地方啦。
(下)

曹元魁：好，那謝謝你啦。

文 書：(提熱水瓶上)王順還沒回來？

(王順由套洞上。)

王 順：回來啦。(走近文書)我又看見參謀長上前邊去啦，說不定……

文 書：又胡說八道啦！（下意識地將布帘拉嚴）

王 順：（大聲地）你不相信啊？

文 書：（房聲地）你不應該亂講！

王 順：誰還不知道。

曹元魁：（倒水）文書，來，抽支烟。

文 書：不會吸。（看鐘）哎呀，五点多啦，我得趕緊抄啦。

曹元魁：小鬼，這個洞是才挖的嗎？

王 順：這是我們的辦公室，怎麼說是洞呢？

曹元魁：噢，辦公室，辦公室，真有意思，在前沿，這個辦公室還真不壞，又牢固；又保險，炮彈落在頭頂上，還可以照常辦公。

王 順：上級機關下來的幹部，也都說這個洞不壞。可惜炮擊金門的時候，你沒在這兒，才熱鬧哩，新聞記者、作家、還有中央派來拍電影的，全部擠在這個洞里。

曹元魁：啊！到底是個洞啊，你自己也說是個洞啦。

（曹元魁王順兩人踱至洞口。）

王 順：你看，在這洞口可以看到金門。（指划着）就是那一個，像個大烏龜似的。（見曹元魁仍拿着皮包）你老背着它干什么？我給你放到里面去。

曹元魁：不用，里面很多重要文件，得隨身帶着它。你說炮擊金門那一天，師首長也站在这兒看的嗎？

王 順：師長在觀察所里，有幾個科長在这里。

文 書：(在洞內)王順，告訴王助理員，注意防炮！

王 順：沒關係，(對曹元魁)炮擊那一天，金門島上到處是火，那煙啊就像發大霧一樣。

曹元魁：真可惜，這樣的机会，我是錯過啦。

王 順：我可看了個清楚，跟着營長，一會到這裡，一會到那裡，什麼都能看到。

曹元魁：(指左後方)這不是一〇三嗎？

王 順：你怎麼知道？

曹元魁：我？(頓)咱們師的防務，我還能不了解。

王 順：炮擊的時候，那個三號的陣地上的炮打的最猛啦，同志們都脫了衣服干，他們都說“這一回可過了癮啦！”

曹元魁：馬上會叫他們過更大的癮。

王 順：(認真而機密地)這麼說，又叫我估計對了？

曹元魁：什麼估計對啦？

王 順：一連旁邊那個炮陣地，又拖進大炮去啦，……

曹元魁：唔……

文 書：(在洞內)真糟糕！

王 順：你們在上級機關，消息一定很靈通，王助理員，你有沒有聽說——

曹元魁：這些事，我不能隨便同你講。

王 順：可不！上級機關拿它當軍事秘密。在咱們這兒，誰還不知道！

曹元魁：(指左方)那是一〇五對嗎？

王 順：對，一連就在那里住，炮陣地就在一連的旁邊。

文 書：(在洞內)王順，你少說兩句不行嗎？噉噉呱呱的沒個完，我被你吵得總是抄錯字兒！

曹元魁：(看表)咱們顧着說話，妨碍了文書的工作，反正教導員還沒回來，咱們先順交通溝溜溜吧。(見王順迟疑)要說起各種各樣的大炮嘛，我的見識比你多，這可不是吹牛！……

〔曹元魁邊說邊下，王順也好奇地緊跟下。

〔電話鈴響。

文 書：(電話)喂，我是文書……教導員還沒回來，(看鐘)請你停一歇再打電話來……好的。(欲放听筒，又急拿起)喂喂，你是哪單位……二連，好的。(放下听筒，喊)王順，咦？剛才還噉噉呱呱的說話，又跑到那兒去啦？(頓)不行，有時閒得好好地和他談談。

〔教導員由右后上。對幕后：到通訊班去休息吧，有事兒再喊你們。

〔幕后聲：是！

楊教導員：不許到處亂跑！

〔幕后聲：是，教導員同志。

楊教導員：(進洞)抄完了沒有？

文 書：快了。今天回來這麼早！

楊教導員：天這麼黑啦，還不點起洋蠟來，拿眼睛和洋蠟比起

來，总是眼睛值錢一些。

文 書：（急急地抄完最后几个字）完啦，教導員同志，交給你。

楊教導員：（把保密本子放給文書）收起來吧。（接过文件）有沒有人找我？

文 書：師里來了位助理員，來我們營了解工作的。

楊教導員：喔，人在哪兒？

文 書：剛才還和王順閑啦，現在不知上哪兒去啦。

楊教導員：能找到他嗎？有人對他有意見；敵人還在打炮時，他在警戒區里亂跑，還拔出手槍威脅民兵，給群眾影響很不好。（頓）他是師部那一科的助理員？

文 書：我沒有問他，這是他的介紹信。

楊教導員：你這人总是這樣，交代你干一件事情，你倒很仔細小心，可別的事情，你就馬虎大意了。難道介紹信你也不拆開看看。

文 書：介紹信上也沒寫清楚呀。

楊教導員：（念信）“茲介紹本部王助理員去你營了解工作……”（不滿）師部秘書又跟咱們來這一套，助理員是哪一科的？叫什麼名字？总是不寫寫清楚，王順呢？

文 書：不知他上哪兒去啦。（欲走）

楊教導員：王助理員是不是到連里去啦。打電話問問二連。

文 書：二連來電話找過你。

楊教導員：什麼時候。

文 書：不一會兒。

楊教導員：(不滿文書的口吻)又是“不一會兒”。誰打的電話？

文 書：(不安)我……忘了問他。

楊教導員：(拿起听筒)你呀，和王順正相反，——他的嘴巴太活了，你的嘴巴太死了。(電話)喂！二連(對文書)問你“什麼時候”，“不一會兒”；問你“誰打來的”？“忘了問他”。(電話)喂，你是那個？張連長啊，我楊建。師里有位王助理員，到你們連來了嗎？來啦，(對文書)真叫我猜對啦。(電話)喂，請他听電話。

文 書：怪呀，他沒拿介紹信，也沒同我說一聲。

楊教導員：(電話)什麼？他到二排莊子去啦，那就這樣吧，派通信員去告訴他，就說我請他馬上到營部來……
噫……噫噫，對，因為我有些事，得同他當面談……
……好吧，……你就派個通信員送他來。(對文書)
我早猜准他是到二連去啦，我听咱們團的政委說，師部才從南京移過來，了解工作很積極，他們要來幫助我們總結二連的戰時支部工作。

〔外邊响起開飯聲音。〕

文 書：開飯啦，王順跑哪兒去呢？

楊教導員：我走后，張參謀來過電話沒有？

文 書：沒有。

楊教導員：沒有？

文 書：(肯定地)沒有。

楊教導員：(焦慮地攤開雙手)這麼說，曹元魁的綫索還是沒有